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
第五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獲 算失一著首惡潛逃

話說週三將小沙彌逛到店中，閉上房門，拉出力來要殺他。郝金剛一旁勸道：「我們還是好好的問他，不必動凶。他若不實說，再殺他不遲。」遂向小沙彌道：「你不須害怕，只說實話，便饒你。」小沙彌嚇得面無人色，渾身亂抖道：「咱說！說甚麼？」週三道：「只問你那假扮活佛的是誰？」沙彌沒口道：「是、是、是姓劉，陽穀縣北邊的人。」週三道：「你寺裡藏的女人有多少？在什麼所在？」沙彌抖道：「有，沒有，是沒有。」週三把刀連往腦門子上擦，沙彌閉著眼道：「咱說，有、有許多的呢。都、都在禪房背後地窖子裡。」週三道：「禪房背後什麼所在？如何進去？說得明白，便饒你；不說便砍下來。」沙彌道：「爺爺，不要砍，咱說就是了。禪房背後有一尊達摩，是畫的畫，背後可進去，有地板踏著下去。」

週三收過腰刀，提那沙彌起來，放在牀上。郝金剛便過來安慰他，把一牀被替他蓋好，吩咐道：「你放心睡在這裡，有酒飯給你，不許你聲張。如若聲張，仍然一刀兩斷！等著三日後活佛昇天，放你回去。」又叫過四個健役來，教看守著他。週三便騎快馬回省，留郝金剛在這裡。

且說週三來到欽差署中，稟見大人，回明承福寺一切事情。

顧師爺道：「抄出方丈藏的婦女，那張永的女兒、崔長順的兒媳必有著落。大人須如此如此。」安大人道：「此事還須先生代弟一行。」朗山應了，即叫週三出去，暫為歇息，今午仍須起程，又添派了馮小江、陸葆安，帶兵的是魏永福，帶一百名兵，於次日起身，不准傳揚出去。兵丁陸續而往，扮作五行八作各項生意。

單說陸葆安、馮小江約定週三，當日午後收拾行裝動身，離永福寺尚有一天路，留下陸葆安、馮小江在這裡，並許多人役，找店住下，以便等候魏永福兵馬。仍是週三快馬回了原住李家店，見了郝金剛，說明此番如何辦法。郝金剛即同週三速往承福寺，已是十四日了。到了寺前，進了山門，一片空地搭著三丈半高一座方台，台上幢幡寶蓋，鋪掛鮮明，台下堆著柴草若干，伺候下火。台旁安設寶龕，準備入骨。寺內寺外甚是熱鬧，人山人海，勢如潮湧，擁擠不動，聲若雷鳴，比上次來看時更加繁華。週三隨著大眾擠到活佛台邊，只見那燈燭香花不少，又有幢幡寶蓋，纓絡垂珠滿壇，陳設比上次更齊整。盤籃內捨藥的香錢頃刻堆積如山，幾十個道人將簞箕裝了送人庫中，奔馳絡繹，搬運不完。更有芸沉沉檀燒的香煙，迷漫繚繞。

看那活佛，說不出他是悲是喜，是死是生。

再說郝爺一人擠到方丈禪房，房前加上欄杆擋木，許多年少侍者俱在內行坐，不放出來。又向各處看了一遍，找著週三，同回店中歇息了會子。已是日落時候，二人飽餐一頓，教手下健役捕快都吃飽了，郝金剛道：「咱們也該走了，不知陸爺那邊有什麼暗令。」週三道：「我們分手之時，說明白在承福寺見，放炮三個，鑼一面，已吩咐人帶著，到是時，以鳴鑼放炮為號。」說著，二人紮縛停當，留兩個衙役看守小沙彌，其餘都帶往承福寺去。

此時月已東升，一路行來，月亮照得如同白晝。前前後後，行人不少，皆往承福寺看活佛昇天的。週三等到了寺中，那時活佛已然上座，四面香煙噴起，如同雲霧橫空。再加月色朗朗，分外好看。甬路上另設一座平台，台上有十八個和尚，全帶著毗羅帽，穿著袈裟。台下有許多僧人，也披著偏衫，拿著法器。

中間坐著的是方丈，生得虎頭熊背，巨口闊腮。雖然氣象莊嚴，究竟相貌兇惡。現時頭頂毗羅帽，身披紫袈裟，項掛百八念珠，手執九龍錫杖，在座上宜卷談禪。那下邊一唱百和，鑼鼓鐘磬，聲喧若沸。四面擠著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各執信香，跪滿一地，磕頭如搗蒜，滿口念佛號。實實看那善男信女愚昧可憐，週三心中贊歎愚民被哄者不少。

正在觀看，忽見那方丈猛然立起身來，把禪杖一卓，口中吆喝道：

天地從來幻合，生身誰是爺娘。今朝脫了臭皮囊，青山依舊在，綠水自然長。

台上台下眾僧齊聲贊和，鍾磬喧響，鬧成一片。又聽方丈喝道：

大眾聽者，今日和尚圓寂——不踏蓮花歸極樂，不翻筋斗受災殃。寸絲無疙疸，四大總空亡。咄！禪心不作沾泥絮，一點靈光照十方。

眾僧敲磬擊鼓，齊念「阿彌陀佛」。方丈高唱道：「今年今月今日今時，和尚點神燈焚化，皮囊脫離火宅。大眾中有善男信女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以無量恒河沙等諸佈施，即得無量恒河沙諸利益。自從元始至於今日，所作罪孽一切消滅。求富得富，求貴得貴，求壽得壽，求男得男，凡有所求及諸意外、非敢希冀種種利益，過去未來，及諸現在死生眷屬，俱得利益。」即說咒曰：

婆羅婆羅，悉諦悉諦，伽娑羅伐羅羅，伽悉諦娑摩訶。

方丈咒已畢，眾僧齊聲念佛。男女各出佈施，有銀子，有錢，也有布帛，爭先投獻。頃刻之間，堆積如山。收拾完了，方丈下台，領著許多和尚，齊向高台立定，高聲喝道：和尚，和尚，來的分明，去的直捷。此番回首，毫無糾葛。大眾有緣，各人努力。南無釋迦牟尼佛，南無彌勒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

眾僧齊和三聲佛號，方丈搖響九連環，把錫杖往空中一指，只見煙霧之中，高台上閃閃爍爍，放出五色光彩，把眾人哄得合掌膜拜，連連念佛不止，死心塌地送佛歸西。

這時節，週三、郝金剛是先見陸葆安、馮小江二人閃在方丈背後，那魏永福已然領兵在一旁聽信。周得勝暗暗的瞧瞧，人是齊了，即忙向後把手一招，飛身一躍，直上台去。馮小江率領各役，一齊動手，一人手中一個灰袋，罩住一個和尚的頭，順手將帶上繩索一拉，帶口收緊，扣住咽喉，一拉一個，甚是利便。這方丈本有能為，也不易捉，無奈他此時閉目合睛，裝模作樣，並未防備袋一上頭，繩即勒緊，兩手發不出力來，頭往後扯，腳望前拖。四五個捕快健役服侍他一個，橫拖倒曳，如同牽豬套狗一般，毫不費力。眾人看見，正要嘆，魏永福舉起令箭，兵丁團團簇擁，高叫：「現奉欽差大人令箭，只拿凶僧，不累百姓！」那本處民人知道事情大了，都不敢出來多事，膽小的都逃走了，膽大的還看熱鬧，不肯走。郝金剛也上了台，見一個和尚往台下要跑，原來袋未扣好，被他把繩索掙拔開了。

郝金剛離著遠，一手未曾抓住，他便跳下台去，往後逃走。郝金剛便拔出刀來，追下去了。台上的和尚跑了三兩個，拿著二十餘僧。捕快一人牽一個。

周得勝已背著活佛跳下台來，陸葆安已然領著二十多健役，先奔禪房，打開柵欄，一擁而進房。房裡看守的幾個沙彌，驚慌無措，眾役將他們一一鎖起，不漏一個。打人後面，果有一幅畫像達摩貼在板壁上，一腳踢開，奔進房去，揭起地板，直入地窖子裡。一看裡面燈燭輝煌，一排有五六間房子，藏著妖嬈婦女，不計其數。也有坐著的，也有立著的，也有睡在牀上的，也有擲色抹牌的，也有喜歡的，也有愁悶的。見陸葆安領人進來，嚇得張皇失色，走投無路。陸葆安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慌，有罪都在和尚身上，出去見官，就放你們回家。」大家無奈，又被催逼，只得扯扯拽拽，含羞帶愧的走出地窖來。暫且慢表。

且說這廟裡本是大長住十方善地，後來有藏空島法惠寺的和尚法通來此遊方，把這廟內方丈害死，另招幾個和尚，他就作了方丈。那法通本是綠林出身，練了一身硬工夫，武藝出眾。

最可恨是好貪花的，時常出去採花。他有一個師兄法靜，比他能為更大，然好練不好採花，曾屢次勸他，因此不合。他夜間採花心還不足，又生出若許主意，在他禪房後安了地窖子，或是搶，或是拐，婦女藏著許多。那張永的女兒是他派手下人拐來的，還有一個劉大之妹，即崔長順之兒媳，是他半路搶來的，連劉大一並搶來。他臯常看醫書，配些丸散膏丹；派人在外貼報於說活佛顯

聖施藥。又想了主意，把劉大在地窖於養得肥胖，把他治得口不能言，即把他充作活佛。又結交下一個助桀為虐的和尚，叫粉面如來悟成，相貌甚好，也有些武藝，且通文理。

兩人很說得來，收他作徒弟，兩人無惡不作。法靜看不上他，自己回了藏空島，不管他了。還有一個下院承壽寺，是他師弟法明住持，於前幾天由省城來信，說鐵頭陀之事，叫他防著。

今天正值活佛昇天之期，與悟成商議，叫劉大為假活佛，悟成作方丈，誑哄愚民的銀錢。那法通反倒清閒，正躲在後面樓上飲酒。見一個小沙彌驚惶失措，一直跑上樓來說：「師太爺，可了不得了，外頭來了好些個官兵官將，把我師父拿口袋套了去，把師叔們也都拿住。又有人帶兵進禪房來了。」接連又有老道來報，地窖子叫官找著了。又有小沙彌來報，師兄們都叫官人鎖了。始而法通聽見，尚欲迎敵，已經紮縛利便，手使五明月牙鎗，下得樓來。繼而一想，大勢已去，只有自己一人，濟得甚事？不趁此時逃走，仍歸藏空島，更待何時？於是改了主意。那時陸葆安等正在前面大殿審悟成等眾僧，並未搜索到後樓。也是法通命不該絕，所以任他逃脫，無人知曉。

再說顧師爺隨後到了承福寺，此時馮小江已將方丈悟成等連拉帶扛到大殿內，先將繩子捆牢，後將灰袋解放。悟成等眾已被石灰嗆喉迷眼，昏眩已極。周得勝已把活佛帶到大殿，用涼水解醒。陸葆安已把婦女一群牽到大殿，郝金剛已將小沙彌及眾僧、老道、火夫等眾，俱鎖在大殿外，聽候發落。顧師爺先取了活佛口供，實係陽穀縣城北民人劉大，被法通搶他妹子，並他也搶來，披剃為僧口中塞著麻核桃，綁在禪座之上，哄騙愚民。又審了台下眾僧，供出五色亮光是硝酸等藥合成的，自下而上，燒至活佛身邊。還有一尊鬆明小像，腳踏蓮花，直飛人半空中去，已在劉大衣領中搜出，當眾驗明。又供出劉大週身塗有異香，為的是燒化之時，必然香氣滿空，好使民人信心堅固。陸葆安解上婦女們。那些婦女們也有出於無奈，巴不得插翅飛回的，也有樂於在此的，也有羞見家中公姑丈夫的。幸喜其中果有張永之女，劉大之妹。其中有無家可歸之婦女，顧師爺命人好好帶回省城，有鄰近之婦女，即速遣其歸家，又把地窖內搜出的珠寶金銀，倉廩內扛出的米麥豆谷，都記明分載車上。惟有方丈悟成，被石灰嗆昏，審問無供。顧師爺及陸葆安等都不知尚有法通，故而他獨自漏網。還是顧師爺拷問眾僧，說：「你們這裡可有法明？」眾僧道：「我們這裡無法明，只有法通。」這才知道法通漏網。又往後各處尋找一遍，毫無蹤影，大家才起身，回到李家店，將要犯帶回省城，其餘都交陽穀縣。婦女除張女、崔媳帶回完案，剩下的各自領歸。承福寺另招住持。事畢，大眾回省，稟見過安大人，遂即會過顧師爺。

安大人甚喜，雖未獲著法通，究除了承福寺一害，且四處大盜已去其二，只剩了天目山白象嶺。